

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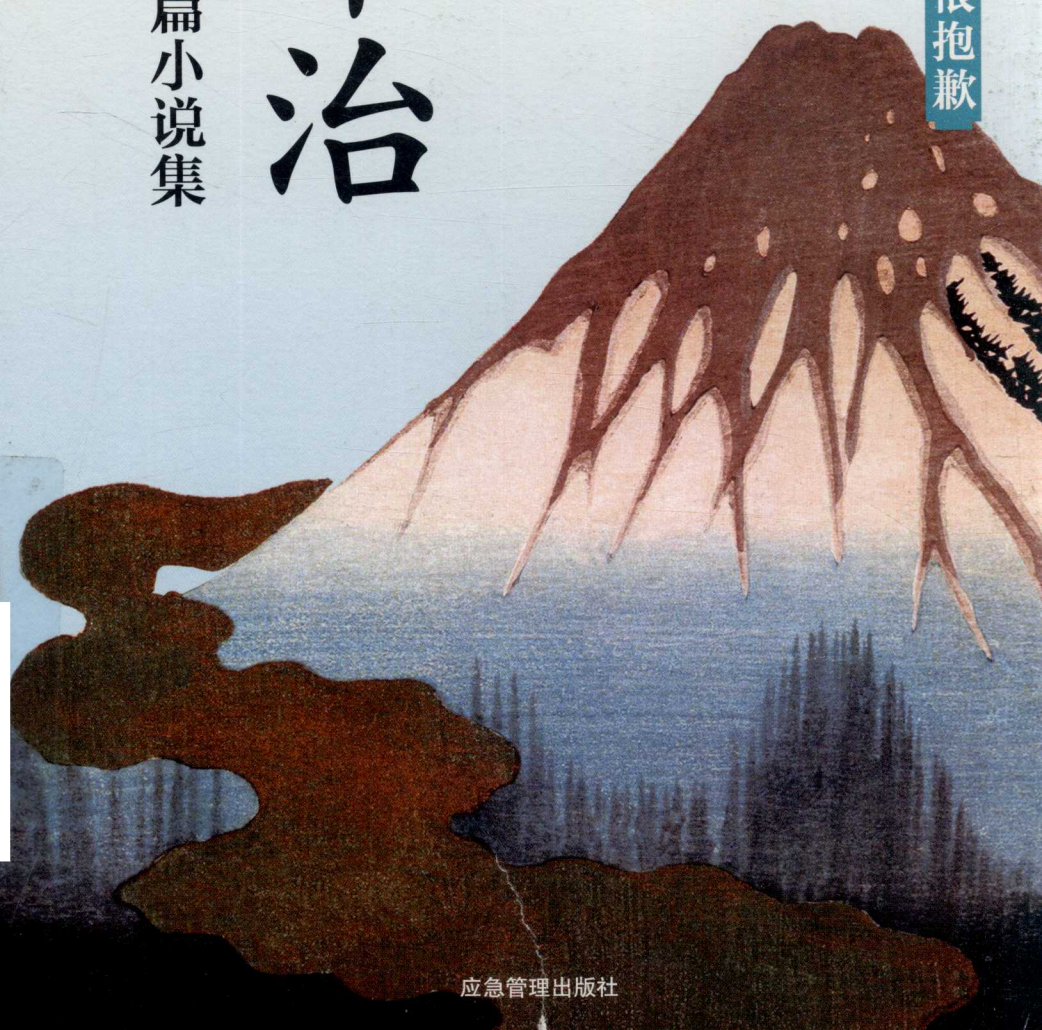
だざい おさむ

(日) 太宰治 著

杨伟 译

太宰治

中短篇小说集



太宰治中短篇小说集

(日)太宰治◎著

杨 伟◎译

应急管理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宰治中短篇小说集 / (日) 太宰治著; 杨伟译. --

北京: 应急管理出版社, 2019

ISBN 978 - 7 - 5020 - 7591 - 0

I. ①太… II. ①太… ②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28924 号

太宰治中短篇小说集

著 者 (日) 太宰治

译 者 杨 伟

责任编辑 高红勤

封面设计 书心瞬息

出版发行 应急管理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)

电 话 010 - 84657898 (总编室) 010 - 84657880 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iph.com.cn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^{1/32} 印张 6^{1/2} 字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社内编号 20192303 定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,电话:010 - 84657880

目录

CONTENTS

- Goodbye / 1
- 灯 笼 / 33
- 满 愿 / 43
- 美男子与香烟 / 49
- 皮肤与心 / 59
- 蟋 蟀 / 79
- 樱 桃 / 93
- 奔跑吧，梅勒斯 / 103
- 二十世纪旗手 / 119
- 阿三 / 149
- 黄金风景 / 165
- 译后记 “永远的少年” / 171
- 附录 太宰治年表 / 191

Goodbye

作者的话

唐诗的五言绝句里，有一句叫“人生足别离”^①。我的一个前辈把它翻译为：唯有再见方为人生。的确，相逢时的喜悦乃是转瞬即逝的情愫，而唯有别离的伤痛才刻骨铭心。即便说我们总是生存在惜别之情中，亦绝非戏言。

因此，鄙人把本文题作“Goodbye”。若说是用来意指现代绅士淑女们的别离百态，也许有些不无夸张，但如果能以此描绘出各种别离的模样，将不失为一大幸事。

① 出自唐代诗人于武陵《劝酒》：“花发多风雨，人生足别离。”

变心（一）

某位文坛耄宿^①去世了。在告别仪式结束之际，天上飘起了点点雨丝。显然，这是一场早春的雨。

在回去的途中，两个男人合撑着一把雨伞并肩而行。他们都是前来向过世的文坛耄宿表示礼节性哀悼的，而此刻，他们俩的话题不外乎尽是与女人之间的艳事或丑闻。其中一个半老的大个子男人穿着带有家徽的和服，是一位文人，而另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美男子则戴着哈罗德·劳埃德^②式的眼镜，身穿条纹状的裤子，是一名编辑。

“那家伙……”文人说，“貌似也很好女色哪。而再说你吧，也该到见好就收的时候了。这不，瞧你一副憔悴的样子。”

“我正打算全部都一刀两断呢。”那个编辑红着脸回答道。

这个文人一贯口无遮拦，说起话来也全都是粗俗的话题。长期以来，美男子编辑都对他敬而远之，可偏偏今天自己没有带伞，无奈之中只好钻进了文人的蛇眼伞下，听凭他说三道四了。

正打算全部都一刀两断。说来，此话也并非全是谎言。

有些东西正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战争结束过了三年，总觉得有

① 耄宿：有名望的老人。

② 哈罗德·劳埃德（Harold Lloyd，1893—1971）：美国电影演员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受欢迎的电影喜剧大师之一。他所刻画的戴着眼镜、语无伦次的年轻人，总能在一系列惊悚的危险中化险为夷。

些东西已经变了。

今年三十四岁的田岛周二，是杂志 *OBELISK* 的总编辑。虽然他说话来似乎带着点关西腔，但对自己的出身却几乎闭口不谈。他是个精明能干的男人，担任 *OBELISK* 的编辑一职，不过是为了在社会上装装门面而已，暗地里却在帮人做黑市买卖，大敛不义之财。但有句俗话说得好，黑心钱来得快也去得快，据说他把钱全用在了花天酒地上，甚至包养了近十个女人。

不过，他倒不是单身男人。不仅不是单身男人，现任妻子还是他的二婚对象。他的前妻因患肺炎而撒手人寰，留下了一个痴呆女儿。那以后，他便变卖了东京的房产，疏散到埼玉县的朋友家里。就在疏散的过程中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在把她变成自己的女人后，与她结了婚。而不用说，这段婚姻乃是他现任妻子的初婚，其娘家则是那种家境殷实的农户。

战争结束后，他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妻子的娘家，只身一人回到东京，在郊外的公寓租了一间房，但也只是用来睡个觉而已。他四处闯荡，又精于算计，所以赚了大把的钞票。

不过这样过了三年后，不知为什么，心态发生了变化。或许是整个世道变得越发微妙了吧，抑或是因多年的不节制导致身体近来明显消瘦了吧。不，不对，也许只是单纯的上了年纪而已，反正如今可谓色即是空，连喝酒也变得索然无味了。常常会有一种近于乡愁的情绪倏然掠过他的胸口，他开始琢磨着，是不是该买下一间小房子，把老婆和孩子都从乡下接到身边来……

看来，是该就此金盆洗手，停止黑市买卖，一门心思地做杂志编辑了。说到这一点……

说到这一点，眼下可是面临着一大难关。那就是首先必须和

那些女人彻底了断。一想到这里，就连工于心计的他也感到束手无策，只能喟然叹息。

“打算全部一刀两断哪……”大个子的文人歪着嘴巴苦笑道，“这倒是件好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到底养了多少个女人哪？”

变心（二）

田岛一脸哭丧的表情。越想越觉得，仅凭一己之力，根本不可能与那些女人一刀两断。如果用钱就能摆平一切，那事情可就简单了，但很难设想，那些女人会因此而甘愿退出。

“如今想来，我真是疯了。太荒唐了，竟染指那么多女人……”他蓦地涌起一个念头，想向这个半老的粗鄙文人坦白所有的一切，听听对方有什么高见。

“真没想到你还能说出这种正经话来。不过越是多情的人，就越容易莫名地惧怕所谓的道德，而这也正是他们讨女人喜欢的地方。男子汉仪表堂堂，又有钱，又年轻，再加上又讲道德又温柔，那当然是有女人缘了。这是不言而喻的。即使你打算一刀两断，对方也不会答应吧。”

“就是这一点伤脑筋哪。”他用手绢揩着脸。

“你不会是在抹眼泪吧？”

“没有，是雨水打在镜片上起了雾……”

“瞧你，那声音明显是在哭呢。还真是个窝囊的好色男。”

既然是个帮人做黑市买卖的人，那也就没什么道德感可言，但正如那文人说的，田岛尽管是个多情的男人，但奇怪的是，却对女人不乏诚实的一面。女人们似乎也因此对他毫不戒备，百般信赖。

“难道就没有什么高招吗？”

“哪有哇。本来，你去外国什么的躲上个五六年再回来，倒

是个好办法吧，但就眼下的局势看，又是没法轻易出国的。还不如干脆把那些女人全都召集到一间屋子里，让她们高唱一曲离别歌……不，还是唱毕业歌好啦，再由你一一颁发毕业证。然后呢，你就装着发狂的样子，裸奔到外面，一逃了之。这办法绝对靠谱。女人们肯定会被惊吓得从此罢休吧。”

这算得上什么高招哇，根本就派不上任何用场。

“我这就告辞了。我呀，就从这里去搭电车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急什么呢？不如一起步行到下一个车站吧。反正对你而言，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哟。还是两个人一起来想想对策吧。”

看来，那文人这天百无聊赖，就是不肯放走田岛。

“不必了，我会自己想想办法的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你一个人肯定是解决不了的。你不会打算去死吧？说实话，这下我倒是更不放心了。被女人迷恋上而去死，这不是悲剧，而是喜剧。不，完全就是滑稽剧。对，滑稽透顶。谁也不会同情你的。还是不要去死的好。对了，我有个好主意。那就是，去找个绝世美人来，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她，请她假扮成你太太，然后带着她一个个地去拜访那些女人。这一招绝对奏效。女人们看见她，肯定会一声不响地退下阵去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试试？”

真可谓溺水者的救命稻草。田岛不由得动了点心。

行进（一）

田岛决定试一试，但这样做分明有个难题。

那就是如何才能找到绝世美女。如果是奇丑无比的女人，则每走一个电车车站的距离，就会发现不下三十个吧，可一旦说到绝世美女，就不得不怀疑，除了传说之外，她还可能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。

田岛本来就自诩仪表堂堂，再加上喜好捋飧，死要面子，他号称，如果和丑女走在一起，立马就会腹痛难忍，所以总是避免与丑女同行。他现在那些所谓的情人，也个个都是美人，但还不至于达到绝世美人的地步。

在那个雨天，从那位半老的粗鄙文人口中听到随口胡诌的秘诀后，尽管他内心也认为这何其荒唐，进行了反驳，但实际上，他自己也根本想不出任何招数。

那就姑且先试一试吧。没准儿在人生的某个角隅里，就藏着那种绝世美人。一想到这里，他那镜片背后的眼睛就蓦然开始滴溜溜地转动起来，还带着点下流的意味。

舞厅、咖啡馆、等候室，没有，到处都没有！尽是丑不堪言的女人。办公室、百货店、工厂、电影院、裸舞馆，找遍这些地方，也同样不见踪影。就算跑到女子大学校园附近，透过墙垣朝里偷窥，或是跑到某某选美比赛的会场去寻找，抑或谎称是见习，溜进电影新人的选拔现场去物色，最后都是无功而返。

但万万没料到，猎物竟霍然出现在归途上。

当时他已经开始绝望了。正逢暮色降临，他一副忧郁的表情，徜徉在新宿车站背后一条从事黑市买卖的暗巷里。他甚至无心去造访那些所谓的情人。毋宁说一想到她们，就会不寒而栗。是的，必须与她们做个了断了。

“田岛先生！”

冷不防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他的名字。他吃了一惊，差点儿就跳了起来。

“呃，请问您是——”

“哎呀，瞧你这记性，真讨厌。”

嗓音很难听。就是所谓的乌鸦噪吧。

“呃？”

他再次定睛看着对方。原来是他没有一下子认出对方来。

这女人，他是认识的。她是个黑市贩子，不，是专跑单帮倒卖配给物资的。尽管只和她做过两三次黑市交易，但她那一口的乌鸦噪和一身惊人的蛮力气却让他记忆弥深。虽然是个瘦削的女人，但却轻易就能背起十贯^①重的东西。她总是身穿散发着鱼腥臭的褴褛衣衫和工作裤，脚下套着一双长筒雨靴，让人分不清是男是女，感觉就跟乞丐没什么两样。怪不得和她进行交易后，田岛忙不迭地就把手洗了个干净。

万万没想到，她竟然是个灰姑娘！此刻，她一身洋装也尽显高雅的情趣。身材很苗条，手脚娇小得让人爱怜，年龄二十三、四，或者二十五、六吧，脸上带着一抹忧愁，恍若梨花般透着幽蓝，显得高

① 一贯约为 3.75 公斤。

贵无比，正可谓绝世美人。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便是那个轻易就能背起十贯重量的黑市贩子。

尽管乌鸦嗓是她的软肋，但只要让她保持沉默不就得得了。

这女人可以用来试试。

行进（二）

俗话说，人靠衣装马靠鞍。特别是这女人，仅仅是换了一身衣装，就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没准儿她原本就是个妖精。不过能像她（她的名字叫永井绢子）那样摇身一变的女人，毕竟还是凤毛麟角。

“看来你是赚了不少哇。瞧，你今天这身打扮真够漂亮的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真是讨厌。”她的嗓音的确很难听。顷刻间，那种高贵的感觉便烟消云散了。

“有件事想拜托你，不知……”

“你这个人哪，特抠门，就知道一个劲儿砍价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买卖上的事。我呀，已打算洗手不干了。你呢，还在跑单帮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不跑单帮，喝西北风啊？”她说话果然很粗俗。

“可瞧你这身装束，一点也不像啊。”

“我毕竟是个女人呗。偶尔也想打扮得漂亮点，看个电影什么的。”

“今天是去看电影啊？”

“嗯，这不，才看了回来。对了，那电影叫什么来着？是叫《放浪乱步记》……”

“应该是《徒步放浪记》吧。一个人去看的？”

“干吗问这个，讨厌。男人什么的，就是奇怪。”

“正是看中你这一点，才有事拜托你呢。能不能耽搁你一小时，不，三十分钟也成？”

“是好事吧？”

“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

两个人并肩走着。擦肩而过的路人，十有八九都会回过头来看他们。不，不是看田岛，而是看绢子。田岛固然也算是个美男子了，可今天在绢子的气度面前也只能甘拜下风，看起来是那么黯淡寒碜，就仿佛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

田岛把绢子带进了他常去的黑市料理店。

“这里有什么店家推荐的招牌菜吗？”

“对了，炸猪排貌似是他们的招牌菜呢。”

“那我就点这个了。我呀，肚子可真是饿坏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能做什么菜？”

“一般的菜，基本上都能做吧，不过你究竟想吃什么呢？”

“想吃这里的拿手菜。除了炸猪排，就没有别的了吗？”

“这里的炸猪排，有很大一块哟。”

“真抠门。得了，你就拉倒吧。我还是去里面问问。”

这女人有一身蛮力气，还特别能吃，但又的确是个绝世美人。可不能让她跑了。

田岛喝着威士忌，一边不耐烦地看着绢子没完没了地进食，一边说起自己想拜托她的事。绢子继续吃着，不知道是在听还是没听，貌似对田岛说的话根本不感兴趣。

“你会答应我的吧？”

“真是个浑蛋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出息都没有！”